

N39°

# 传奇

小丐◎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flcp.com

# N39°传奇

小巧◎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N39° 传奇 / 小丐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9.4

ISBN 978-7-5190-4130-4

I. ①N… II. ①小…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57868号

## N39° 传奇

(N39° CHUANQI)

---

著 者: 小 丐

出 版 人: 朱 庆

终 审 人: 姚莲瑞

责任编辑: 周小丽

封面设计: 争吵的橡皮

复 审 人: 王柏松

责任校对: 张 瑜

责任印制: 陈 晨

---

出版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0号, 100125

电 话: 010-85923036 (咨询) 85923000 (编务) 85923020 (邮购)

传 真: 010-85923000 (总编室), 010-85923020 (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clapnet.cn> <http://www.claplus.cn>

E-mail: [clap@clapnet.cn](mailto:clap@clapnet.cn) [zhouxl@clapnet.cn](mailto:zhouxl@clapnet.cn)

---

印 刷: 北京长宁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北京长宁印刷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 北京市德鸿律师事务所王振勇律师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

开 本: 710×1000 1/16

字 数: 747千字 印 张: 36

版 次: 2019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9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90-4130-4

定 价: 81.00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目 录

第 一 章	一个世纪前的召唤 .....	1
第 二 章	悬而未决的通行证 .....	17
第 三 章	高速惊魂 .....	33
第 四 章	火红的牧马人 .....	51
第 五 章	黑戈壁 .....	65
第 六 章	空降到喀什的老陈 .....	83
第 七 章	塔克拉玛干，我们来了.....	97
第 八 章	我眼中睡着的沙漠 .....	115
第 九 章	艰难地进入 .....	127
第 十 章	胡萝卜加大棒 .....	147
第 十 一 章	曲线上的死亡恐怖 .....	165
第 十 二 章	一条救命的石油便道 .....	177
第 十 三 章	遇到两个去阿里的人 .....	193
第 十 四 章	老陈翻车 .....	209
第 十 五 章	被误认为是盗墓贼 .....	221
第 十 六 章	嘉琪差点退出 .....	237
第 十 七 章	红白山 .....	265
第 十 八 章	遗失的绿洲 .....	281
第 十 九 章	神秘的信物 .....	299
第 二 十 章	倾城绝恋 .....	315
第 二 十 一 章	海扁虫与狐仙儿 .....	331
第 二 十 二 章	意外的遭遇 .....	355
第 二 十 三 章	一次特别的谈话 .....	373

第二十四章	塔克拉玛干的肚脐 .....	395
第二十五章	塔中油田指挥部 .....	413
第二十六章	地狱之门 .....	441
第二十七章	真正的楼兰 .....	457
第二十八章	我先离开了 .....	477
第二十九章	轮台的车祸 .....	495
第三十章	被困车尔臣河 .....	511
第三十一章	芦苇香烟 .....	531
第三十二章	重归人间 .....	549

## 第一章

# 一个世纪前的召唤

——一个学童，很早就发现自己未来的生涯，  
不能不说是一种幸福。

我清楚地记得，那天天气很糟。

我刚从学六食堂吃完中午饭回来，心情沉重地走进历史系那幢北洋时代风格的灰色小楼，穿过两侧挂着胡适、顾颉刚、傅斯年、谭其骧、钱穆、夏鼐、徐炳昶、陈垣、邓广铭诸位大师画像的走廊，最终在黄文弼先生的挂像前驻足。

我的硕士论文，《就塔克拉玛干考古发现论述丝绸之路东西方文明之间的互动》，目前还是炒冷饭的程度。我的导师羊廉教授当初很委婉地劝过我，不要轻易启动这个课题。可我固执己见，一意孤行。结果就是，除了我，我同届的其他同学都按时毕了业。今年六月之前，能否如期答辩，我眼下一点儿把握都没有。

我自认为有很多的真知灼见，却苦于没有确凿的史料来印证；我又没有亲自前往塔克拉玛干探究考古的能力，一切全是空谈。

十二岁那年，在图书馆首次翻阅到斯文·赫定伟大的旅程——犹如闪电划过黑夜的苍穹，点明了我人生的梦想。

俄国的谢苗诺夫、普尔热瓦尔斯基，瑞典的斯文·赫定、贝格曼，不列颠的奥雷尔·斯坦因，德意志的格伦威德尔、冯·勒柯克，法国的伯希和，美国的亨廷顿，日本的大谷光瑞、橘越超。这些百年前的名字，熟稔到我可以信口呼出。我立志追随这些中亚探险者的足迹，希望能步他们的后尘，在西域文化史上有一番建树。

在大多数世人眼里，塔克拉玛干是一处恐怖凶险之地，只有疯子和亡命徒才会去那种地方。而我，看到一切有关塔克拉玛干的文字图片，都有一种回到故乡的感受。

位于中亚腹地的塔克拉玛干，曾经同时被覆希腊、波斯、印度、中国四大古文明的普照，也是拜火教、佛教、基督教、摩尼教、伊斯兰教多个世界性宗教交汇的沃土。论人种变迁的多样性，文化的丰富性，世界上独一无二！

我关心的并不完全是丝绸之路上消失了的古堡、文字、宗教，或者佛寺的文物价值，而是在人类生存、发展史上，它们为什么会出现在那儿，为人类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和递进提供了怎样的契机。

可如今，我一事无成，反倒成了一个志大才疏、痴人说梦的典范。我自认为有很多的真知灼见，却苦于没有确凿的史料来印证；我又没有亲往塔克拉玛干探究考古的能力，一切全是空谈。深受我敬仰的黄文弼先生，曾与晚年的斯文赫定有过共事的经历。而与他同样怀有热切梦想的我，却没有任何机会参与到那些磨难当中。

我怀着沮丧的心情回到教研室，打开我的笔记本电脑，一眼瞥见遗忘在课桌上的手机，有三个未接来电显示和一条未阅读短信。

短信上写着：“小 A 你好，我是郝明。你的老师把你的电话给了我。收到请回复。”

“郝明??”

我一下想起来，我们历史系的马波博士曾经与我断断续续提过这个人的一些情况，说他是奇人，开过三十多种类型的越野车。有次他跟我说：“小 A，你不是天天念叨，想去‘塔克拉玛干’考古吗？如果说世界上有谁能带你进去，还能安全把你给带出来，那也只有他了。”

我立刻把电话回拨过去，那头占线。我刚挂断电话，电话打过来了。

“小 A 吗？你好，我是郝明。”这是一个富有朝气的声音，听了顿生好感，“今天下午三点，我们开会，确定‘穿塔’行程和参加人员。如果你想加入，我把地址发给你。”

有好一会儿我无法发声，直到那边“喂”了一声。

“您说的‘穿塔’，是穿越新疆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吗？”我小心翼翼地求证。

“就是新疆那个塔漠。”他很肯定地说。

“我想加入！”这四个字我几乎是喊出来的。

“好。成府路到我这儿可不近呢，那你现在就可以出发了。”电话那边说，“你快到亮马桥的时候，提前二十分钟给我个电话，我去接你。”

“我快到了。”我只提前了十分钟给郝明打的电话。

“好，你出来吧。燕莎商场前面有辆紫红色的坦途，打着双闪的，就是我。”

“好。”我回答。

刚从地铁口出来，我就看到街对面停着一辆打着双闪的紫红色的皮卡。

我径直走过去，打开车门，发现这车底盘好高。方向盘后面倚着车门儿坐着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五官清秀，白净面孔，吊儿郎当的，左手食指和中指间夹着根烟，伸到车窗外。他这个样子，很讨一部分小萝莉或者御姐的喜欢——但是对我没用。

这就是刚才和我通话的那个郝明吗——怎么跟电话里的感觉不一样呢？！

那人也斜着眼看了看我：“小 A？”

他有点南方口音，咬舌儿，不是郝明！

我松了口气：“是啊。”

那人俯身递过来一只手，要拉我上车。我抓住前把手，自顾自爬上车，系好安全带。

那人不太高兴地把手缩回去，转动钥匙，开车走了。走出去几分钟，上了环路，开车那人问我：“地铁挤不挤啊，小美女。”

“不挤。”

“来北京头两年，我还坐过地铁。后来买了车，真没法再坐地铁了。我们这边

的八通线，那叫一个挤哈，怀孕的都能挤流产了。还有条五号线，从北边天通苑往城里来的，没怀孕的都能挤怀孕了。”

听一个南方人讲东北话，倒是挺有意思。

那人看了看我，又问：“我今年十八，你得叫我哥，对吗？”

“你要十八岁，那只能称呼我为长辈了。”

“不会吧?! 我看你长得不大啊——你不是学生吗？”

看我不答，那人又说：“我叫王小满。你怎么叫‘小A’呢？真够难听的。这不是你真名吧？能不能告诉我，你真名叫啥？”

“‘小A’这名字也没惹到你。你要是认为难听，可以不叫。”我说。

王小满生气了：“这样没法往下聊了——你不愿意告诉我，那就别告诉了。”

王小满刚说完，他的电话响了。

我听到电话里有人在问：“人接到了没有？”

“接是接到了，就是不肯告诉我她叫啥。”

“人接到了就好，你问人家叫什么干吗？——派你去接人的，又不是让你查户口！”说完，那边电话挂了。

我面无表情，好像根本没听到他们之间的对话，心里却在偷偷地乐。

坦途驶进一个大杂院，穿过各种挖掘机、压路机和斗车，停在了一座淡绿色的三层小楼旁。

“我去把郝哥的车停那边去，你直接上三楼。”王小满告诉我。

我仰脸往上看了看，沿着楼外铁质的扶梯，爬上三楼。迎面只有一扇大门，房门虚掩着，屋里有人在交谈。

我悄悄往里窥视：背对着我有一个身影，穿着大红户外羽绒服——

“小A来了！”那个背影忽然很利落地站起来，把房门打开，一口低沉而带磁性的普通话问我：“怎么不进来？小A。”

我有点不知所措。

这是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瘦削脸，面孔粗糙，笑容儒雅，看起来很友善。他的声音确定了他就是午间和我通过话的郝明。

我四肢僵硬地走进来。房间里除了郝明，还坐着两人。

桌对角椅子上，仰坐着一个五十岁上下的“唐古特人”：肚子像一座山；一条腿收着，一条长腿伸出去老远；蒙古人种的宽脸，双目炯炯，眼神机灵狡黠，看起来自负且傲慢。

我正不知道说什么好，郝明伸手为我介绍：“小A，那是老葛。”老葛坐着不动，向我微微点了下头。

“这是嘉琪。”郝明又把手伸向坐在我前面的一位女性。她回转身，对我微

笑着。

嘉琪看上去应该比我年长，很壮实，小麦色皮肤，黄眼珠，戴一顶绒线帽子，黑色紧身毛衣，健美又性感。

嘉琪把旁边椅子上的几本户外杂志拿走，我对她笑了笑，在那把椅子上坐了下来。

“外面起风了，”郝明倒了一杯热水，放在我面前——奇怪，我来的时候没感觉外面刮风啊？

一阵冷风吹进来，方才接我的王小满推门进来了：“外面起风了，天气预报说，这两天有大雪。”

王小满拖住一把椅子，忽然发现屋里除了我，还坐着一个女的，下颌顿时圆了，站在那里，含笑问郝明：“哟，哥，这位美女是不是就是今天到的那位知名作家？”

王小满拖过椅子，挨着郝明落座，顺手掏出香烟盒，一抖，抖出一根烟塞到嘴里，一按打火机，把脸凑过去，点了一支烟。

“把烟掐了！”郝明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说。

王小满立刻掐灭了香烟。

“嘉琪的文章我读了，文笔相当了得。”郝明热情称赞。

“哦，需要声明一下，我可不是美女，也不是作家。只是没事的时候喜欢码码字，抒发一下内心的情感。”

“嘉琪，你阅历很丰富，云、贵、川三省走了个遍，西藏你也去过不少次了。”

嘉琪丰满壮实的胳膊，好像还有肱二头肌，一看就是常年流连在户外的。她和郝明他们是一路人。

“每年去一次，和朝圣一样，放飞一下自己的心情。”嘉琪的嗓音甜润，略带沙哑，她说话一字一顿，吐字缓慢清晰。略带一点口音，但是我听不出来她是哪儿的人。

“我们每年至少也进藏个一两次，都是同道中人。就是不会用‘放飞’‘朝圣’这些字眼儿。”王小满笑眯眯地说。

“你今天怎么零碎动作这么多？能不能稳稳当当坐着？”郝明问王小满。

“我这不是，见到才女，心里激动哈，最、最仰慕才女了，一提写作文我就头疼，小、小时候落下的毛病。”王小满隔着桌子，含笑直视着嘉琪。嘉琪庄重地坐着，矜持地审视着王小满。

“我高中毕业，你小学三年级读完了没有？”郝明问王小满。

“进沙漠，跟念多少书没关系，全凭车感。”王小满嬉笑着说。

我身后的老葛开腔了，用道地的京腔问王小满：“我说小伙子，你明明是个南

方人，怎么一口东北大碴子味儿呢？光头强管你叫王七——现在还有叫数字的？你父母不是特有文化吧？他们给你上户口的时候，那派出所的民警也不问问？”

“在老家，我这一辈儿男孩，大排行我排第七。”王小满很认真地和老葛解释，又冲着嘉琪说，“我大名叫王小满。”

“你下边儿没弟弟了吧？”老葛斜溜着王小满，满心想拿他开涮的样子。

“没有了啊，我最小。”

“还行，”老葛点头：“再有弟弟，就得叫‘王八’了！”

“你是‘小满’那天生的吧？”嘉琪微笑着问。

“说得一点不错，到底是才女。”王小满高兴地说。

“这名儿听着还是挺乡土的。”老葛声音清朗，显出和他年龄不相符的活力。

郝明并没有向老葛、嘉琪介绍我，看来他们早在我到来之前，已经听郝明提及了。

“嘉琪，”郝明扭脸对着嘉琪，郑重地说，“老葛对你发出邀请之后，你答应来，而且真的来了！这让我很意外，也很高兴。老葛肯定和你提到了，这次行程，可能会比较艰苦。”

我突然明白了。

单身女性，去荒郊野外，又有多名男性成员同行，正常思维下，队长一般都会再安排个女生和她做伴——这就是郝明为什么叫我来的原因。

老葛对郝明说：“这次我把嘉琪找来，她可以随队拍照、摄像，把我们的行程记录下来。”

“是的，嘉琪照片拍得不错，又有很好的文字功底，”郝明拍了拍王小满，“去年我俩探路，就在尼雅那个标志性建筑——佛塔前合了张影儿。除了塔漠的耗油量，现在什么都记不起来了。”

“尼雅？”我的眼睛顿时亮了。

“做记录，一来，是给咱们这些人多年的爱好有个交代；二来，也为以后的车迷们留个一手资料，让他们知道，几十年前的那些老越野人，和他们一样，对秘境探险也有过热血和追求。”

“还是你想得周到，是该留下些文字的东西。中国有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我们占据这么好的资源，为什么国外的探索频道，就没有我们中国人的身影？不过再说了，外国人眼里的中国，永远是外国人的视角——没有人比我们，更理解我们自己的土地。”

看来嘉琪和这些人确实很投缘，被吸纳进这个穿越队伍板上钉钉——真是喜从天降啊，没想到我搭上了一条顺风船，哈哈哈哈哈！

我正高兴呢，郝明问我：“小A想去吗？”

“想、想！”我急忙回答。

“不用点那么多下头，意思表达明白儿就够了。”老葛说。

“你是不是左眼有点近视？”郝明问我。

“是，平时那只眼睛戴隐形眼镜。”

“去沙漠可不能戴隐形眼镜，记住了！”

“我那只眼睛也不是很近视，不戴眼镜也没问题。”我急忙解释。

嘉琪转过脸，我们亲热地同时相视而笑。

“你一直在上学，没有任何野外生活的经历吧？”我最担心的问题，郝明他终于问我了。

“没有。”我十分心虚地说出了这两个字，紧张得手心都冒汗了，生怕会被就此劝退。

郝明倒也没有吃惊：“也没去过新疆？”

“也……没有。”

“亲爱的，那你怎么研究你的西域文化呢？”嘉琪含笑问我。

“当然是坐图书馆里看书，剩下的空想呗。”老葛接了一句。

这句话戳到了我内心的隐痛——我想反唇相讥，不过我担心，这会给郝明留下不好的印象。于是我谦逊地说：“这就是我为什么一直在找寻你们的原因啊。”

对于我的这个答复，郝明和王小满似乎都颇有些欣喜。我便趁机问：“你们竟然找到了尼雅？”

“对啊，去啦。”王小满说。

“在尼雅看到了什么？”

“小满你好像看到了什么？”郝明若有所思地看了看王小满。

“没有你梦想的金银珠宝，地上看到一骷髅，看着不像人，像猿猴儿的。”王小满说。

“猿猴？！头骨带回来了没有？”我急忙追问。

我心里忽然燃起了极大的希望，这次未知的旅程，也许真的能有什么收获！

“没带，那个万一被检查出来，是个麻烦。”

“这倒是。”我点头：“那拍照了吗？”

“拍那个干吗！你不是学历史的吗？对死人骨头还这么感兴趣？”

“‘夏虫不可语于冰，井蛙不可语于海’”，我暗暗嘀咕，“人永远不要和不在一个精神层面上的人沟通。”

“你们是开车去，是吧？参加人员，是不是就是现在在座的我们几位？”嘉琪问郝明。

“是，预定是四个主驾、四辆车，现在还差一人没来。预计出发的名单和最终上路的人，往往是有变化的。”郝明微笑着回答。

“是不是人有点少？”嘉琪担心地问。

“去的目的，不是拉人头凑数，要的是心齐。”

“到新疆后，是不是有向导接应我们，给我们带路？”嘉琪又问。

“没有。”

“没有？”嘉琪吃了一惊。

“对，我们也没有后援。一切全依靠我们自己。如果补给、救援还依靠别人，那这支队伍就算不上能打硬仗的合格队伍。”

嘉琪沉吟不语。

郝明看了下表：“马上两点半了，光头强人呢？他早上还跟我说，今天下午第一个到会。”

老葛“呵呵”一阵冷笑：“郝明，我跟你打个赌，崔永强这人怕死得很，不会去的！”

“还有三十分钟呢，从‘小武基’过来，还不是一眨眼的工夫。”王小满替那个叫崔永强的吭声辩护。

郝明拿起手机。

“不用打了！肯定打不通。”

还真被老葛说中了，光头强的电话没人接。

王小满说：“也许正上厕所呢。”

“咳，我说王七，你替他找的这辩解说不通，他这种生意人，二十四小时，手机不离身的，就是上厕所也带着，没有接不到电话的时候。”老葛说。

王小满不吭声了。

“三点，咱们准时开会！”郝明斩钉截铁地说。

“你们这房间，好像个库房。”嘉琪笑着说。我也跟着环顾了一下四周。

靠窗户的墙脚边堆放着一大堆户外用桌椅、帐篷，一大捆扎紧的鱼竿儿，还有一种闹不明白干什么用的红色三角小旗子。另一个角落叠放着几个黑色大轮胎，上面搪着一块木板，孤零零放着一架 Nikon 5DII 单反。

相机前面，是一个相框，照片上是郝明搂着一个六七岁的小女孩——两个人脸贴着脸，十分亲密。

我和嘉琪背后的墙面上，挂满了大照片——清一色的户外——草原骏马、雪域高原、峡谷漂流、大海扬帆；沙漠最多，几乎占去四分之三。

“这里有你吗？”嘉琪指着墙上照片问王小满。

“有哇！”

王小满跳起来，绕过桌子，急步走到一张照片前，指着一个身材瘦削、穿赛手服的年轻人，说：“这是我拿了中国超级越野拉力赛，张掖到敦煌分段赛的冠军，喷、喷香槟庆祝！”

“哎哟，你这么了不起呢！”嘉琪崇拜地看着王小满。

“那个开‘八〇’涮锅的，是你吗？”老葛问。

“啊，那个也是我。”王小满答道。

郝明对老葛说：“小满这孩子，车感一流，体力恐怖——还能吃苦。可以连续六个小时不喝水，二十四个小时不进食，一直不间断地跑，是越野圈里出了名的战斗机。”

“咱是乌龟壳上贴广告——底子硬。”王小满嘴咧成一“字”，对嘉琪说，“我哥难得夸我，因为你来了，我才听得到这些话。”

“脾气也好，没有车手通常那种暴戾。”

“是，我很少发火，也很少生气——”

“背后会不会暗中补刀就不好说了。小满，你把你是怎么参赛的，怎么拿的冠军，讲给嘉琪听听。”

“那、那都是过去的荣誉了。”王小满谦虚地表示，“路上时间多着呢，我慢慢讲给你听。”

“哎哟，你这么年轻，就这么有成就？”嘉琪含情脉脉地望着王小满。

“咱俩谁大，还不一定吧？”王小满暧昧地问。

“我今年就整三十岁了，”嘉琪坦率地说，“你看着也就二十五岁的样子——”

“二十六——二十七岁啦。女大三，抱金砖。现在就流行，姐弟恋。”

“得，打住，别这么快就打情骂俏了。”老葛说，“先说正事。谈情说爱的，你们俩，待会儿私聊去。”

“我已经准备齐活儿了。”老葛用直截了当的口气告诉郝明。

“你那四门牧马人，后排座椅还没拆？”郝明问老葛，“我个人建议，你还是拆了。咱们的装备会达到极限，能腾出一点空间是一点空间。这样后面能装更多东西。”

“不拆！拆了也没空出多大富余——不如留着。进沙漠后，晚上我就睡车里。座椅上铺两信封睡袋，我自己套一黑冰的高山睡袋——闷得儿蜜！不像你们，还得搭帐篷、收帐篷。有个座儿，保不齐还能给人坐。座儿拆了，只能趴行李上了。”

“谁坐后面啊，把人能颠晕。”郝明说。

“咋儿我去崔永强那儿，看到你那六〇漏油的毛病，还没修好呢！修了有大半个月了吧？”

“这不一直忙，还没倒得出时间去看。今天散会后，我就去。”

老葛神情严肃地提醒郝明：“你赶紧地瞧瞧去，崔永强手下的小工干活毛躁，能偷懒就偷懒，你不盯着、催着，且没时候呢。”

“你的车不能坏，你是重头戏——全指望你呢。”王小满笑咪咪地插了一句。

“欸，王小七，你是怎的？不会是开‘涮锅’的那辆‘八〇’去吧？”老葛问王小满。

“啊，是啊——啊不，不是。”

“什么‘啊，是啊，啊，不是’，到底‘是’还是‘不是’，给个准话儿。”

“是‘八〇’，不过不是这辆。那辆去年十月底在巴丹吉林翻了，打了十六个滚儿，车没法开了。”王小满说。

“翻的那辆‘八〇’还在修理厂呢，顶棚也没了，器件外翻，惨不忍睹。”郝明说，“我看修实在是来不及了，为了不耽误咱们这次穿塔行动，只能再找辆‘八〇’。万冬根告诉我，他无意中听他一朋友提到，黑龙江蜜山县有一辆一九九六年标准版‘八〇’在出售。”

我和小修火速赶往蜜山。小修仔细做了检查，我又亲自试了遍车。发现这车车况非常好，比翻掉的‘八〇’刚提车时的车况还要好。速去办完过户手续，我连夜将车从蜜山提回北京。”

“太逗了你也，就这老掉牙的化油器陆地巡洋舰，还当宝贝一样大老远提回来？”

“车，真的未必越新才越有意思。”郝明说。

“我那辆八〇，和楼下你那牧马人比，年份是早了点，但没到掉牙儿的份上。发动机是有点老，变速箱没问题。”王小满笑着从兜里掏出烟盒，拿出一根香烟，塞到嘴里，笑咪咪地说：“只有怂人，没有怂车。哟，忘了，屋里不让抽烟。”王小满说着，把烟从嘴角拿出来，又放回烟盒里去。

“做了哪些改装？”老葛问郝明。

“和我的一样，两寸升高，加装PIAA前杠、沃恩的绞盘，拆除后排座椅，加大主副油箱，也就这些了。”

“才做了两寸升高？”老葛将信将疑地。

“够了。”王小满笑咪咪地：“方才说了：只有怂人，没有怂车。”

听着他们聊车方面的事情，我注意到对面墙上贴着一副手书的《满江红》：

问予何心？

任疏狂，不羁安宁。

观斜阳，漫卷黄沙，尘舞烟轻。

月孤星单雪中眠，渴饮荒泉食膻腥。

笑谈间，随意一樽酒，叙豪情！

气稀薄，人迹罕。

篝火弱，天微明。

车轮过，千里胡杨狰狞。

寒川冰河显本色，大漠刀锋论英雄。

待来日，跃马再聚首，侠客行！

鸣野丁亥年芒种

郝明见我读得认真，问我：“是不是觉得我们这些玩儿车的里面，也有内秀的人？”又问王小满：“满江红是鸣野做的，‘飞鹰’写的，你贴墙上的？”

王小满含含混混地应了一声。

“‘有兄弟，才有阵营’，那是你们的信条？”嘉琪问，“你们还举行什么仪式吗？比方说，念一遍誓言之后，割破手指，歃血为盟。”

“没那么神秘，搞得和黑社会似的。那天我们被大雪阻在了杭锦后旗，支起帐篷在里面吃羊。聊着聊着，说起来大家在一起玩儿了这么多年了，都成了兄弟。既然如此，那就搞个组织，增强集体荣誉感。”王小满对郝明说，“那天有我，有你，有鸣野、小万，还有——”

“那天你在吗？”郝明问老葛。

“瞧你这记性，那天我怎么在！”

“想起来，你说你要去香港公干。光头强说来，也没来——对了，我再给光头强打个电话，不信他还不接？”郝明说。

电话被转到了移动小秘书。

老葛嗓子眼里笑了两声：“怎么样，我就说了吧？”

郝明的手机响了。

王小满问：“是他吗？”

“不是，是个陌生电话。”郝明盯着那号码说。

“你接！肯定是告诉你，他在医院输液呢。打开免提，我们也听听。”老葛不紧不慢地说。

郝明接通电话：“你好，哪位？”

“你是郝明，是吗？我叫米国军。‘老光’的朋友。”电话里断断续续有人讲，我们所有人都在注意地听，“‘老光’说他病了，去不了塔克拉玛干了，空一个人选出来，让我顶替他。”

“兄弟，我听不太清你说话。你那边信号不好——”

电话断了。

郝明和老葛对望着。

王小满问：“怎么回事？”

“听见没？还没出发，就出现临阵脱逃的了！”郝明把手机往桌上一丢，“五分钟后我再打，看他接不接！”

“我就说，现在不来最好，总比去了之后，再退出要好吧？”老葛说。

郝明想了想，说：“不行，搞什么名堂呢！我再给光头强打电话。”

“我给他打。”王小满从裤兜里掏出手机。

郝明手机又响了。

郝明对王小满一摆手：“稍等，那个号码又打过来了。”他接通电话说，“兄弟你好，哦，这回信号好多了。你现在在哪儿给我打这个电话——已经到国贸了？肯定能赶上我们开会？”

电话那边讲了不短的一段时间，郝明一直一言不发地听着，最后说了一句：“兄弟，你到了之后咱们再说吧。”

“哥，这是个什么人？干吗的？”郝明挂断电话后，王小满问。

“你问我，我上哪儿知道去。”郝明说，“这人现在在伊曼车上，说为了参加咱们的会，一大早就乘高铁从扬州赶来的。本来中午就能到这儿，南方大雾，临时停车一个多小时。”

“看来强哥是铁定不来了——”

“那还等什么，赶快步入正题吧。”老葛催促着。

“先讲讲我把大家找来的目的，有这么几个：一是确定人数、人员名单；二是让我们这次探险队的成员，互相认识一下。这次穿塔的活动，只有我们平时常一起出去、来往比较密切的少数几个人知道，别人都没告诉。我、小满、老葛，算经验比较丰富的老人儿了。问别人的意见，问来问去，最后的答案肯定是——‘别去了！太危险了！’——那咱们就真的不去了吗？”

“这就和找老婆一样，问这个、问那个的，最后娶的一定是别人的媳妇儿。”王小满说。

“你脑袋瓜儿里，能不能想点别的？”

郝明搁在桌上的手机“嗡”地跳了一下，振动起来。郝明拿过来看了一眼，告诉老葛和王小满：“是光头强。”

“估计躲不过了。”王小满说。

“咱们不理他，先确定走哪条路进疆。”

郝明把桌子上的零散东西推到一边，铺开一张大中国地图——这张地图真大，大到几乎把整个桌面覆盖了。

这是要动真格的架势！

我兴奋极了，第一个凑到地图前。

“去年我和小满探路，走的是南线：太原、银川、西宁，从青海湖直插大柴旦、花虎沟、茫崖，翻越阿尔金山，经罗布泊进的新疆。这次，我计划走北线：张家口、宣化，进内蒙古，由呼和浩特、包头、巴彦淖尔一路往西，由黑戈壁、马鬃山进疆，”郝明站着，拿着一支红色粗水笔，俯身在地图上勾勒着，“经哈密翻越天山，过库尔勒、库车、阿克苏到喀什。第二天一早我们从喀什出发，到麦盖提加